

中西医结合诊治 水肿与积液

于俊生 主编

中医临床文库出版部

中西医结合诊治水肿与积液

主编 于俊生

副主编 韩彬 于伟华 王燕青
腊岩 王砚琳

编委 杨浚宪 刘岭 于伟华
王燕青 王砚琳 腊岩
韩彬 于俊生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0 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分总论和各论两大部分。总论中对水肿与积液的中西医概念、病因病机、诊断思路、治法与方药等作了系统论述。各论以西医病名为纲，如肾性水肿、心性水肿等，分别按概述、病因病机、诊断、辨证施治、西医治疗、其他治疗、名医精萃等作了详细介绍。

可供中医、中西医结合医务工作者、医学院校师生及医学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医结合诊治水肿与积液/于俊生主编.-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7. 6

ISBN 7-5023-2918-8

I. 中… II. 于… III. 水肿-中西医结合疗法 IV. R4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2098 号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38)

北京国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375 印张 223 千字

科技新书目:424—162 印数:1—3000 册

定价:15.80 元

前　　言

水肿与积液，是因体内有过多的水液积聚，发生潴留而表现出来的临床征象，已为中、西医所共识。由于水肿与积液所涉及的疾病系统较多，而且在不少危重病中常并发水肿或积液，严重时常危及患者生命，因而水肿与积液成为基础和临床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有关本专题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近十余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如肾性水肿、心性水肿、肝性水肿等，以中医的辨证论治与西医的辨病论治相结合，使疗效显著提高，充分体现出中西医结合对水肿治疗的优势。有感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在参阅大量古今有关医籍文献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和总结了我国中西医结合诊治水肿与积液的经验，并结合个人临床体会，编著了这本书。

全书共分总论、各论两大部分。总论分两章，第一章系统阐述了中医对水肿与积液的认识，对水液潴留所表现出来的三大病证（水肿、臌胀、饮证），溯其源流，分析病机，尤对迄今尚未被大家所重视的水液潴留与心、肝、阴虚以及水气病分气分、血分、水分等几个问题作了重点讨论，还对常用的利水药物和方剂进行了分类和整理。第二章为西医对水肿与积液的认识。各论以西医病名为纲，如肾性水肿、心性水肿、肝性水肿等，从西医的病理与中医的病机相结合，西医对症治疗与中医辨证施治相结合等方面，探讨了各种水肿与积液病症的诊治

规律,讨论了中西医结合的具体解决方法,并附有名医精萃、现代临床研究进展等,便于医务工作者在临证过程中参考。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王久仁、董世华教授给予了亲切的指教和热心的帮助;出版社同志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不足之处,诚望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于俊生

1996年6月于青岛

目 录

总 论

第一章 中医学对水肿与积液的认识	(1)
第一节 水肿与积液的中医概念及其源流	(1)
第二节 病因病机概述	(25)
第三节 论水液潴留与肝	(34)
第四节 论水液潴留与心	(39)
第五节 论痰饮水肿与阴虚津亏	(43)
第六节 水气病分气分、血分、水分探析	(49)
第七节 治法概述	(56)
第八节 利水药物串解	(70)
第九节 常用治水方剂	(97)
第二章 西医学对水肿与积液的认识	(121)
第一节 概述	(121)
第二节 水肿发病的基本因素和对机体的影响	(124)
第三节 水肿的诊断思路	(131)
第四节 常用实验室检查及特殊检查	(135)
第五节 常用利尿药物介绍	(142)

各 论

第一章 肾性水肿	(151)
-----------------	-------	-------

第一节	肾炎性水肿	(151)
第二节	肾病性水肿	(167)
第二章	心性水肿	(176)
第三章	肝性水肿	(188)
第四章	粘液性水肿	(198)
第五章	血浆蛋白减低性营养不良水肿	(207)
第六章	淋巴性水肿	(213)
第七章	脚气病	(220)
第八章	血管性水肿	(226)
第九章	妊娠性水肿	(231)
第十章	经行水肿	(237)
第十一章	特发性水肿	(240)
第十二章	药物性水肿	(246)
第十三章	深静脉血栓形成	(251)
第十四章	脑水肿	(257)
第十五章	肺水肿	(269)
第十六章	心包积液	(277)
第十七章	胸腔积液	(286)
第十八章	肾积水	(294)
第十九章	鞘膜积液	(300)
第二十章	羊水过多	(305)
第二十一章	脑积水	(310)
第二十二章	内耳膜迷路积水	(317)
附:主要参考书目		(324)

总 论

第一章 中医学对水肿与积液的认识

第一节 水肿与积液的中医概念及其源流

水肿与积液，是指过多的液体在组织间隙或体腔中的积聚。这种水液不正常的积聚，中医认为是病理情况下津液不能正常输布和排泄所造成的。对于水液积聚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病证，在浩如烟海的祖国医籍中有诸多不同的描述，如“浮肿”、“水气”、“积饮”、“痰饮”、“臌胀”、“水症”、“解颅”、“水疝”等，但概括起来不外“水肿”、“臌胀”、“饮证”三种病证类型，现就此分别论述之。

一、水肿

水肿是指水液代谢功能失衡，体内水液潴留，泛溢肌肤，引起局部(头面、目窠、四肢、腹部)或全身浮肿的一类病证。

(一) 源流概说

水肿病，在《内经》中有许多叫法。《素问·平人气象论》简称“水”。《素问·评热病论》等篇称“水病”。《素问·气交变大论》称“浮肿”。《素问·至真要大论》称“胕肿”。《素问·水热穴论》明确指出“水肿”一词，谓：“肾俞五十七穴，积阴之所聚

也，水所从出入也。尻上五行行五者，此肾俞，故水病下为跗肿大腹，上为喘呼，不得卧者，标本俱病，故肺为喘呼，肾为水肿，肺为逆不得卧，分为相输俱受者，水气之所留也。”关于水肿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和治则，在《内经》中均有记载。如《素问·水热穴论》对水肿的成因，曾说：“勇而劳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脏腑，外不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跗肿，本之于肾，名曰风水。”《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太阴司天，湿淫所胜，……跗肿”。《内经》首先提出了风、湿及其它外邪都可致病而发生水肿，并认为与机体的气化功能紊乱有关。机体气化功能的紊乱主要是由于肺、脾、肾功能的失调。《素问·水热穴论》提出水肿的发生“其本在肾，其末在肺。”“肾何以能聚水而生病？歧伯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素问·奇病论》进一步指出水肿其本在肾的道理是“病生在肾”。《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湿肿满，皆属于脾”。《素问·阴阳别论》则概言“三阴结谓之水。”说明了本病的形成乃肺脾肾三脏功能失调。《灵枢·水胀篇》对水肿的临床表现做了详细的描述，指出：“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其颈脉动，时咳，阴股间寒，足胫肿，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随手而起，如裹水之状，此其候也。”《内经》并根据水肿的不同表现，将其分为“风水”（见水热穴论，大气论等），“涌水”（见气厥论等），“石水”（见阴阳别论，大奇论，邪气脏腑病形篇等）。关于水肿的治疗，《素问·汤液醪醴论》提出了“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开鬼门，洁净府”的治疗原则。《内经》关于水肿的理论，一直为后世医家所宗，并得到了不断补充和发展。

水肿在《金匱要略》一书中称为“水气”。《金匱要略·水气

病脉证并治》中将本病从病因脉证上分之为风水、皮水、正水、石水等，又按五脏的证候将之分为心水、肝水、肺水、脾水、肾水，即五脏水。指出风、湿是发生水肿的两个主要病因，并认为热邪亦可致病。在水肿病的诊断中，强调了脉诊的价值，认为水肿病随证型的不同，可出现多种脉象，由于水性趋下，而以沉脉居多，当脉由“沉”而突然暴出（即转浮），此系阴盛于内，阳气上越，病多不治，即“水病脉出者死”也。张仲景宗《内经》之意，重点地发挥了“开鬼门、洁净府”的治疗原则，提出“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其汗。”观其方剂，其中还使用黄芪、白术、附子、桂枝等药。对后世应用益气、通阳、健脾、温肾等法有一定的启迪。此外，仲景在《水气病篇》创造性地提出了水气病分气分、水分、血分之说，所言“血不利则为水”，为后世“从血治水”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逐步得到了完善。

华佗在《中藏经》中将水肿分为十种，即青水、赤水、黄水、白水、黑水、玄水、风水、石水、里水、气水。所创五皮饮，成为沿用至今的利水消肿名方。他还认为：“水者，肾之制也，肾者，人之本也，肾气壮则水还于肾，肾气虚则水散于皮，又三焦壅塞，营卫闭格，血气不从，虚实交变，水随气流，故为水病。”突出了肾、三焦与水肿的关系。

隋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病因病理学专著。书中对水肿的分类更为详细但过于繁杂，《水肿病诸候》既有青水、赤水、黄水、白水、黑水、悬水、风水、石水、暴水、气水十水候之分，又有燥水、湿水、毛水、疽水、不伏水土候等之称，谓：“夫水之病，皆生于腑脏，方家所出。立名不同，亦有二十四水，或十八水，或十二水，或五水，不的显名证。”对于水

肿的发病机理，巢氏认为皆由“荣卫否涩，三焦不调，腑脏虚弱所生。”脏腑的虚弱主要责之于脾肾俱虚，正如《水通身肿候》所说：“水病者，由肾脾俱虚故也。肾虚不能宣通水气，脾虚又不能制水，故水气盈溢，渗液皮肤，流遍四肢，所以通身肿也。”他还指出水肿与胃密切相关，曰：“肾者主水，脾胃俱主土，土性克水，脾与胃合，相为表里，胃为水谷之海，今胃虚不能传化水气，使水气渗溢经络，浸渍腑脏……，故水气溢于皮肤而令肿也。”在《妊娠胎间水气子满体肿候》又指出：“胎间水气子满体肿者，此由脾胃虚弱者，腑脏之间，有停水，而挟以妊娠故也。妊娠之人，经血壅闭，以养于胎，若挟有水气，则水血相搏。”说明了脏腑功能减退与水、血之间在病理上的相关性。对于水肿的转归和预后，《诸病源候论》提出水肿五不治，即“第一，唇黑伤肝；第二，缺盆平伤心；第三，脐出伤脾；第四，足下平满伤肾；第五，背平伤肺。凡此五伤，必不可治。”文中所说“不治”应理解为难治，一般预后较差。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焘《外台秘要》等，汇集、保存了东汉至唐代大量重要的医论、医方等内容，其中对水肿的病因病理有所发挥。从所载的治疗水肿的方剂分析，大多偏重于攻逐，主要药物有大戟、甘遂、芫花、商陆、巴豆、黑丑、大黄等品散见于诸方剂之中。《千金要方》根据仲景血分水肿的论述，已有应用丹参、桃仁等治疗水肿；在《外台秘要》卷十九中所举的治疗水气肢肿方葶苈丸、大小金牙酒等方剂中都配伍应用了活血、养血通络药，如丹参、川芎、蜈蚣、鬼箭羽等。而对温和补的治疗原则亦有应用，是从仲景方中演化而来。尤为贵者，孙氏首先提出了水肿患者必须忌盐的观点，已为后世医家所肯定。

宋·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在《千金方》水肿分类的基础上,按五脏六腑而分为十水,即心水、肝水、肺水、脾水、肾水、胆水、大肠水、膀胱水、胃水、小肠水。指出“原其所因,则冒风、寒、暑、湿属外;喜怒忧思属内;饮食劳倦,背于常经,属不内外,皆致此疾。”并阐明水肿的发病机理,认为“肾虚则水亏,致阳水凝滞;肺满则土溢,使阳金沉潜……。”主要责之于肾肺两脏。严用和《济生方·水肿》亦指出:“水肿为病,皆由真阳怯少,劳伤脾胃,脾胃即寒,积寒化水。”主要责之于肾脾两脏。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南宋医家开始反对应用攻逐法治疗水肿。张锐《鸡峰普济方·水肿》指出:“此病不宜动大肠峻泻,医者多用大戟、芫花、甘遂、葶苈、猪苓、泽泻之类。故消取虽易,补闭则难,往往水复来而无治也。”《济生方》更明确地指出治疗水肿宜温肾和补脾的方法,著名的温肾行水方“《济生》肾气丸”及实脾行水方“实脾饮”,都出于《济生方》,并阐述了水肿的“治疗之法,先实脾土,脾实则能舍土,土得其政……,江河通流,肾水行矣,肿满自消。次温肾水,骨髓坚固,气血乃从……,然后肿自消后形自盛。”《仁斋直指方》则提倡活血化瘀法治疗水肿,创立了桂苓汤、调荣饮等著名活血利水方剂。更需指出,《济生方》鉴于古代水肿分类繁多,多歧反感的情况,别开生面地提出了阳水、阴水之说:“肿满最慎于下,当辨其阴阳。阴水为病,脉来沉迟,色多青白,不烦不渴,小便涩少而清,大腑多泄,此阴水也,则宜用温暖之剂,如实脾散、复元丹是也;阳水为病,脉来沉数,色多黄赤,或烦或渴,小便赤涩,大腑多闭,此阳水也,则宜用清平之药,如疏凿饮子、鸭头丸是也。”这种分类方法的提出,将水肿的诊断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采用并逐渐完善。如《丹溪心法·水肿》篇说:“若遍身

肿，烦渴，小便赤涩，大便闭，此属阳水……，若遍身肿，不烦渴，大便溏，小便少，不涩赤，此属阴水。”李梃《医学入门》踵阴水、阳水之说，从证因脉治等方面加以分型，指出外感邪气者多见阳证，内伤正气者多为阴证。

金元时期，攻下派张子和制定了“禹功散”、“导水散”等泻水方剂。补土派李东垣在《东垣十书》中则指出：“脾胃气虚弱，不能运化精微，而致水谷聚而不散。”他在治疗“肾水反来侮土”时应用温补脾肾兼利小便的方法，指出“无阳则阴无以化”之论。朱丹溪演绎东垣之法，在《丹溪心法》中指出：“夫人之所以得其性命者，水与谷而已，水则肾主之，谷则脾主之。胃与脾合气，胃为水谷之海，又因虚而不能传化，故肾水泛滥，反得以浸渍脾土，于是三焦停滞，经络壅塞，水渗于皮肤，泛于肌肉而发肿矣。”论其治法，丹溪认为，腰以下肿宜利小便，腰以上肿宜发汗，此仲景之要法也。水肿，因脾虚不能制水，水渍妄行，当以参术补脾，使脾气得实则身健运，自能升降，运动其枢机，则水自行，非五苓、神佑之行水也，宜补中行湿利小便，切不可下。朱丹溪确认了补脾一法在治疗水肿上的重要意义。

明代为临床医学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众多医家通过临证实践，对水肿病从病因、病理到治则、方药，都提出不少新看法。李梃《医学入门》对水肿的病因归纳总结比较全面，认为水肿由冒雨涉水，或兼风寒暑气，或饥饱劳役房欲，或饮水及茶酒过多，或因产后，或疮毒等因素所致。李士材和张介宾二氏，都认为水肿是肺脾肾相干之病。李士材在《医宗必读·水肿胀满》中说：“诸经虽皆有肿胀，无不由于脾肺肾者。”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也说：“凡水肿等证乃脾肺肾三脏相干之病，盖水为至阴，故其本在肾；水化于气，故其标在肺；水惟畏土，故

其制在脾。今肺虚，则气不化精而化水；脾虚，则土不制水而反克；肾虚，则水无所主而妄行。水不归经，则逆而上泛，故传入于脾，而肌肉浮肿；传入于肺，则气息喘急。”张介宾十分重视气化功能在水液代谢中的作用，指出：“凡治肿者，必先治水；治水者，必先治气。若气不能化，则水必不利，惟下焦之真气得行，始能传化，惟下焦之真水得位，始能分清。”吴云峰《证治心得·水肿门》亦说：“阳胜则气化而水即为精，阳衰则气不化而精即为水，故水不能化因气之虚，水肿之病，所以属阳虚也。”正基于这一认识，明代多数医家论治水肿均主张温补，张介宾认为温补脾肾是治疗水肿的正法。《景岳全书·肿胀》谓水肿证以“精血皆化为水，多属虚败，治宜温脾补肾，此正法也。”又说：“补火生土，即所以治脾也；壮水通窍，即所以治肾也。”并对温补法作了疗效评估，水肿“必以温补而愈，皆终身绝无后患。盖气虚者不可复行气，肾虚者不可复利水，且温补即所以化气；气化而痊愈者，愈出自然。消伐所以逐邪，逐邪而暂愈者，愈由勉强，此其一为真愈，一为假愈，亦岂有假愈而果愈者哉。”张氏之论，对于虚肿的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清代医家对水肿的症因脉治亦有发挥。喻嘉言《医门法律·水肿论》将攻逐订为治肿的戒律。陈修园《医学从众录》既反对峻剂攻下，亦反对温补脾肾，主张祛邪为主，根据仲景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变化而立消水圣愈汤。程国彭《医学心悟》认为水肿证有表里、寒热、肾胃之分。“大抵四肢肿，腹不肿者表也；四肢肿，腹亦肿者里也。烦渴口燥，溺赤便秘，饮食喜凉，此属阳水，热也；不烦渴，大便自调，饮食喜热，此属阴水，寒也。先喘而后肿者，肾经聚水也；先肿而后喘，或但肿而不喘者，胃经蓄水也。”主张治胃用五皮饮加减主之；治肾用肾气丸加减

主之。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肿胀》篇对肿分阴水和阳水的归纳以及病机分析更趋合理，指出：“有因风，因湿，因气，因热，外来者为有余，即为阳水。因于大病后，因脾肺虚弱，不能通调水道；因心火克金，肺不能生肾水，以致小便不利；因肾经阴亏，虚火灼金而溺少；误用行气分利之剂，渐至喘急痰盛，小水短赤，酿成肿证。内发者为不足，即为阴水。”从叶氏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水肿证不但因于阳虚，阴虚也可引起，水肿与阴液亏耗常常并存，这的确是经验之谈。唐容川在《血证论》中则对水血之间的病理联系作了发挥，指出：“血瘀积久，亦能化为痰水。”“瘀血流注，亦发肿胀者，乃血变成水之证。”主张用活血化瘀法治疗瘀水之证。李用粹《证治汇补·水肿》归纳了前贤关于水肿的治法，指出：“治水之法，行其所无事，随表里寒热上下，因其势而利导之，故宜汗、宜下、宜渗、宜清、宜燥、宜温，六者之中，变化无拘。”并总结提出“治分阴阳”、“治分汗渗”、“湿热宜清”、“寒湿宜温”、“阴虚宜补”、“邪实当攻”等治疗原则。

综上所述，水肿的名称和基本理论源自《内经》，后世医家从其证候类型、临床表现、病因病机及治疗方法等各个不同侧面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使之日臻完善。历代医家关于水肿的理论和临床经验，是我们研究水肿的重要文献资料。

(二)分类

历代对水肿的分类方法繁多，《内经》根据病因病机分为风水、石水、涌水。《金匱要略》按病因脉证分为风水、皮水、正水、石水等；又按五脏的证候分为心水、肝水、肺水、脾水、肾水，即五脏水。《中藏经》分为十水。《诸病源候论》亦有“十水候”（青水、赤水、黄水、白水、黑水、悬水、风水、石水、暴水、气

水),以及所谓水分、毛水、疸水、燥水、湿水、犯土肿、水症、水瘕、水蛊、水癖等诸候。《直指方》根据表里虚实分为表水、里水、虚肿、实肿四类。《济生方》将水肿分为阴水和阳水两大类。从理论和临床实际情况来看,在这些水肿的分类方法中,有许多是不尽合理的,过于受五行学说的影响,有些临床价值不大,有的概念生僻难解。鉴于此,现择其与临床密切相关者叙述如下。

1. 以证候特点分类

(1) 风水:“风水”之名始见于《黄帝内经》。《素问·水热穴论》说:“勇而劳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脏腑,外不得越于皮肤,客于六府,行于皮里,传为胕肿,本之于肾,名曰风水。”指出风水的病因,是由于勇而劳甚则伤肾,但必有肾虚的素因,再加之外感风邪而发病。《金匱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在继承《内经》有关风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风水的临床特点是“其脉自浮,外证骨节疼痛,恶风。”“寸口脉沉滑者,中有水气,面目肿大,有热,名曰风水。视人之目窠上微肿,如蚕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时咳,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风水。”《诸病源候论·水肿病诸候·风水候》亦云:“人身浮肿,如裹水之状,颈脉动,时咳,按肿上凹而不起也,骨节疼痛而恶风是也。脉浮大者,名曰风水也”。以上说明,风水的特点除有水肿之外,伴有明显的表证。由于风邪袭肺,肺失宣肃,或肌肤因痈疡疮毒,未能清解消透,疮毒内攻脾肺,导致风湿相搏,水液代谢受阻,溢于肌肤,发为水肿。以水肿先从局部开始最为常见,发病较快,水肿发展迅速,恶风发热,肢节酸楚,咳嗽,脉浮紧或浮数。风水证多见于急性肾炎或慢性肾炎急性发作期。

风水病情变化复杂，以风邪侵袭为主，但有夹寒、夹热、夹湿、夹虚之不同。论治亦以祛风解表为主，与利尿消肿法相互配合为用。

(2)皮水：皮水是由于湿邪内盛，阳气不展，津液不布，水湿不运，泛于肌肤为主要发病原因的一类水肿。《金匱要略·水气病篇》云：“皮水其脉亦浮，外证胷肿，按之没指，不恶风。其腹如鼓，不渴。”“皮水为病，四肢肿，水气在皮肤中，四肢聂聂动者……。”《诸病源候论·皮水候》亦云：“身体面目悉肿，按之没指而无汗也。腹如鼓而不满，亦不渴，四肢重而不恶风是也。脉浮者，名曰皮水也。”《医宗金鉴》指出：“皮水，外无表证，内有水湿也。”《奇效良方》又称皮水为“湿肿”。以上说明，皮水以湿邪为著，发病渐起，多从下肢开始发展到全身，肢肿如袋裹水，腹肿如鼓，身体沉重，胸闷泛恶，脉浮。由于水湿之邪，壅遏阳气使之受困，故治疗皮水以健脾化湿，通阳利水为法则。

(3)正水：正水是由于肾脏之水上迫于肺为主要病机的一种水肿。《金匱要略·水气病篇》说：“正水，其脉沉迟，外证自喘。”所以正水是以全身水肿，喘而脉沉迟为其临床特点。结合《素问·水热穴论》所言“故水病下为胷肿大腹，上为喘呼，不得卧者，标本俱病。”可见正水应有“腹部膨大”一症。此种水肿临床多见于慢性肾炎或肾病综合征，低血浆蛋白，高胆固醇血症，引起水钠潴留，尿少，形成高度浮肿，甚则心衰，呼吸困难。结合正水的脉证，“其脉沉迟”，沉主里，迟主寒，正是肾阳不足，水寒之邪过盛之象。可见正水之成与肾关系最切。正水的治疗《金匱》未出处方，《严氏济生方》之加味肾气丸为正水而设。